

書名 紅樓夢一百
二十卷即一
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
京聚珍堂活
字印本

撰者 清 曹霑 撰，清 高頌 續，清 王希廉 評
卷 卷一百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一百十七

紅樓夢卷一

第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出於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繡像紅樓夢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一百十七

第一百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裡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去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

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語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裡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畧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甚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裏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

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寶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裡去了忙向自己牀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着狠好太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甚麼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聽說卽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着了寶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摔脫襲人便要想

走襲人急得趕着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沒有甚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甚麼一面趕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几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的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趕上一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狠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寶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着坐在地下裡面的了頭聽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了頭趕忙飛報王夫人那寶玉更加生氣用

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鵲在屋裡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着抱住寶玉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住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歎口氣道爲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麼樣呢襲人紫鵲聽道那裡不禁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着喝道寶玉你又瘋了嗎寶玉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甚麼又叫太太着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尚

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他見得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爲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甚麼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給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儻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甯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穀了呢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寶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裡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

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哪跟着他走了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裡又着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碍着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了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了頭打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衆人伺候聽

着和尚說些甚麼回來小了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
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裡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
如今身子出來了求着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聽了說
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甚麼來着了頭回道和尚說要
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了頭道沒聽見說後
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
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
來的便叫小了頭你把那小廝叫進來小了頭連忙出去
叫進那小廝站在廊下隔着牕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
和尚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廝

問道我們只聽見說甚麼大荒山甚麼青埂峯又說甚麼
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了也不懂寶釵聽了
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
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寶釵仍是發
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是甚麼寶玉道正經的又說
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
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
說明了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王夫人
不信又隔着牕戶問那小廝那小廝連忙出來開了門上
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

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只自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會問住在那裡門上道奴才也問來着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寶玉道他到底住在那裡寶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裡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長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聽到那裡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了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個日子過

他做甚麼說着大哭起來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道我說了這一句完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說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着只見了頭來回說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嬪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講了安寶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狠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裡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甚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了現在

危急端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耽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姪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誓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姪兒家裡倒沒有甚麼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這裡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不狠巧姐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教管教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王夫人道放着他親祖母在那裡托我做甚麼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

要說這個話姪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甚麼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儻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給快快回來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回說道偕們家的家下人家裡還設使喚

只是園裡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園裡一帶屋子都空着恐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櫳翠菴原是僧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所有的跟隨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做主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攔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了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僧們家甚麼樣的入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姪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倒底是東府裡的又沒有父母他親

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姪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裡這麼着的了若是扭着他將來儻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實在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幾句話纔出來叫了象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托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托了芸蓓二人心裡更不受用嘴裡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着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

續修新橋集
的告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重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且說賈芸賈薈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家人厮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吃個車輪轆會甚至聚賭裡頭那裡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賈薈住在這裡知他熱鬧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個只有那顆林諸家的兒

子姪兒那些少年托看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旁主人慫恿無不樂爲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那賈薈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賈二爺那個人去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當舖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没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僧們這個二嬪娘好上了你没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誰不

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能咧誰知他爲這件事倒惱
了我了總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蓄聽
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
那和尚已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眼前不敢任
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了頭不知道還
要逗他寶玉那裡看得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
裡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着
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心目中觸處皆爲俗人
却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講究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
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裡還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爲

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
賈蓄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金釧兒見
寶玉瘋顛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着出去如今寶玉罵
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
跟着他母親上緊攻書做了文字送道學裡請教代儒近
來代儒老病在牀只得自己刻苦李紈是素來沈靜除了
請王夫人的安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看着賈蘭攻
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
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蓄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
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爲一日邢大舅

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着喝着勸酒賈薈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個令兒家人道使得賈薈道偕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罰三大盃衆人都依了賈薈喝了一盃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薈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薈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甚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惱人了偕們都免了倒是搯搯拳輸家喝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

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搯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盃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搯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甚麼小姐小姐多丰彩以後那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的我說個笑話兒罷賈環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那大舅就喝了盃便說道諸位聽着村莊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見一日元帝廟裡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

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稟道誰說是不小心到底是廟神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懂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牆自然東西丟不了日後老爺的背後一改了牆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牆衆神將歎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牆元帝老爺沒法叫衆神將做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腳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子墊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牆

麼衆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結實於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丟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說不丟東西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那土地道這牆砌的不結實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牆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牆那裡知道是個假牆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薈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爲甚麼罵我快拿盃來罰一大盃那大舅喝了已有醉意衆人又喝了幾盃都醉起來那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狠狠毒毒的賈

環聽了趁着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麼樣踏我們的頭眾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稍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馨道喝酒罷說人家做甚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少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馨道模樣兒是好得狠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

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兒嗎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裡略動了一動仍舊喝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偕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裡着急趕到頭打聽去並不是偕們衆人道不是偕們就完了爲甚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偕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着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裡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偕們家裡來往恐有甚

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喝一盃再說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喝着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叅了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蹋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是問出來了只怕擱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叅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坐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

衆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點點頭兒便舉起盃來喝酒衆人又道裡頭還聽見甚麼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門裡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劫掠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衆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裡的不知審出僭們家失了盜一案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跳出關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

衆人道僧們權翠菴的甚麼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衆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拿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纔趁願呢衆人道搶的人也不少那裡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有見人說他菴裡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家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邢大舅道管他夢不夢僧們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輸贏衆人願意便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裡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咩咩把頭髮都絞掉了趕到邢夫人

坐夫人那裡去磕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若不容他他就死在跟前那邢王二位太太沒主意叫請善大爺芸二爺進去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善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勸不得主的况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僧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個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做主又恐惜春尋死自己

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耽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在這裡算我的主意罷叫舊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齋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位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問和尚來路和尙說你自己來路還不知道便來問我真是當頭一棒喝醒癡迷凡人眷戀妻兒名利至死依依不捨皆是不知自己來路若曉得來路便是去路有何可戀處

寶玉說還了你玉和尙說也該還了針鋒相對須知不是還玉是反真還原

襲人聽說還玉此驚實非小可正如寶釵所說生也是這塊玉死也是這塊玉凡人所見不過生死爲重豈知佛門另有不死不生一義

佛門不抖誑語寶玉對王夫人所說却是誑語須知仍是真心要走不是誑語

寶釵不還玉以爲有玉卽有人寶玉說重玉不重人是在人不在玉暗裡機鋒靈警異常

小斯學和尙同寶玉說話妙在似明白似糊塗只有

寶釵是慧心人必是想起此語所以發怔
寶玉說和尙住處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卽是返求不
遠之義也

寶玉說出一子出家的話是文章明點法必不可少
隨以頭言撇開是文章縱放法不點則眼不明不縱
則勢不寬

接寫賈璉匆忙出門纔好敘巧姐惜春諸事

賈璉求王夫人照管巧姐可見邢夫人平日行爲甚
不合乃郎之意

薛姨媽搬去自住櫳翠菴求人管理一是補筆一是

伏筆

賈璉說若惜春真正尋死比出家更不好已允許出
家一着所言邢夫人及尤氏平兒諸人平素行爲亦
甚明白惟託王仁賈芸賈薈等照管家事殊欠知人
之哲

寫賈芸編派寶玉寶釵黛玉等事真是小人口吻卽
借端補明從前所寄之書且引起下文邢舅王仁賈
環等各人懷恨說話爲串賣巧姐之根

外藩買人於陪酒人口中說起不着痕迹

賈雨村爲一部書中起結之人若不爲事罷官如何

能歸結紅樓夢趁勢插入以爲了結地步
忽敘妙玉一層引起惜春絞髮

紅樓夢卷一百十七終

紅樓夢卷一百十八

第一百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記微嫌舅兒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
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
攔不住只是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
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
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
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
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